

硝烟未尽

——警方旧事钩沉录

《警方》杂志社·编



群众出版社

《警方》丛书之四

硝烟未尽

——警方旧事钩沉录

《警方》杂志社编

主 编 黄 明

副主编 王 琦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硝烟未尽:警方旧事钩沉录/黄明主编,一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8

(警方系列丛书;4)

ISBN 7-5014-1819-5

I. 硝…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N.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889 号

硝烟未尽

《警方》杂志社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省河海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本 12 印张 249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819-5/I·733 定价: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相对于现实而言,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然而,这其中沉睡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掩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闻。它承载着多少烽火连天的岁月,又积淀着多少千古永恒的哲理。《警方》杂志专门开辟了“旧事钩沉”栏目,围绕一个“警”字,对警界历史旧事进行挖掘、整理。《硝烟未尽——警方旧事钩沉录》一书,即由《警方》杂志近三年来所发表的此类作品汇集而成。

本书所涉及的都是中国现代警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有价值的旧事轶闻,都是广大读者所感兴趣的历史史实。该书内容具体,事件真实,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特别是文学纪实手法的运用,更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本书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警方》丛书之四。

目 录

风云篇

“水火帮”盗匪集团覆灭记·····	苏公档(3)
埃及驻华大使馆劫案·····	剑 鸣(9)
炮轰天安门阴谋的破产·····	吴雪晴(27)
秦淮肃盗	
——南京解放初期整治治安斗争纪实·····	黄先元(35)
秦淮捕“鼠”	
——南京解放初期整治治安斗争纪实·····	黄先元(44)
港岛警匪大枪战·····	姜龙飞 邢建榕(57)
国民党首都警察起义纪实·····	剑 鸣(66)
中统特务黄恺受审记·····	秦 杰(88)
抗战初期最大的汉奸间谍案·····	李伶俐(93)
追杀日本女间谍·····	李正法(103)
“军统灵魂”魂断金陵始末·····	吴雪晴(111)
追杀汪精卫·····	黄先元(118)
凶案,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发生·····	东方明(145)
南京大屠杀中的国民党警察·····	孟国祥(170)

风采篇

冲出中统樊笼的丁玲·····	王一心(179)
江阴要塞起义内幕·····	张 斌(191)
英灵长在菊花台	
——抗日外交九烈士殉国记·····	吴雪晴(202)

重铸灵魂的人

——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与日本战犯之间的故事

..... 许 艺(210)

南京狱中的大姐们..... 孟国祥(222)

开罗抢案

——新中国石城第一代刑警的故事..... 温 沁(231)

大警卫员罗瑞卿..... 舒 云(241)

风尘篇

“美女蛇”最后的疯狂..... 管庆祥 金草帽(273)

三十年代轰动中外的牛兰案..... 王一心(285)

台湾“孙立人兵变”案内幕..... 李伶伶(294)

别了,司徒雷登..... 剑 鸣(303)

一个原日本宪兵的忏悔..... 黄恩智(309)

硝烟未尽

——中美秘密战揭秘..... 蒋晓星(318)

迫害革命志士的魔窟

——原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纪实..... 孟国祥(326)

苏三监狱纪事..... 马贵氏(334)

“红队”行动

——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毙命记..... 经盛鸿 李海亭(338)

维多利亚海湾的控诉

——香港最早判处英籍罪犯的死刑案

..... 姜龙飞 邢建榕(345)

悬疑百年的香港毒面包案..... 邢建榕 吴红婧(353)

一段鲜为人知的罪行

——日本侵华时期鸦片毒化罪行揭秘

..... 朱庆葆 蒋秋明(359)

风 云 篇

“水火帮”盗匪集团覆灭记

苏公档

“水火帮”死灰复燃

是夜，月黑，风紧。瓢泼的大雨暗示着凶兆。

忙碌了一天的平望供销合作社西塘街门市部的职工已经在二楼的宿舍中沉沉入睡。风雨飘摇的河面，两条船悄悄地划来。

“就是这儿。”注意听，这声音应该很熟悉。“卖老姜，卖老姜”，同一个喉咙喊出的声音，已在这周围盘旋了几日了。

船停了，一个黑影闪到了西塘街门市部的后门。他老练地在靠近门臼旁边的墙上挖出一个小洞，将手伸进去拔掉门闩，一切声音被风雨卷走，门市部内的物品也被洗劫一空。

另一个雨夜，八名盗匪流窜至金山县用“翻高头”（即用竹竿越墙而进）的方法，闯入中国人民银行朱泾镇营业所，盗走保险箱一只。

又一股盗匪于白天窜至苏州市百货公司。在大庭广众之下，以“跑闹台”的方法，三匪徒伪装购物分散售货员注意力，一匪徒乘机盗走瑞士 17 钻手表六块。

.....

自 1954 年 1 月初至 3 月 10 日的两个月里，盗案，顺着经纬如织的水网，在江南蔓延。苏州、松江专区各县和苏州、无锡、常州市及镇江专区的武进县等地盗案迭起。一个庞大盗窃集团就像乌贼

鱼一般，将其无数条触角，伸向一个个城镇乡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初步掌握的情况表明，解放初期曾被狠狠打击的“水火帮”盗窃集团，又死灰复燃！

“水火帮”始于清朝光绪年间。斯时苏北洪泽湖一带，连年洪水泛滥成灾，加之清廷腐败，民不聊生。盐城、阜宁、东台、兴化、高邮、泰州等地部分灾民纷纷驾船逃荒到江南，多数以货郎担、收卖旧货、修伞、磨剪刀、拾荒等业糊口为生。少数好逸恶劳者则开始偷鸡摸鸭，并以家庭亲友同乡等关系结帮成伙，逐步纠合成为一个专业性的盗匪集团。他们收徒拜师，世代相传。由于他们善偷鸡鸭，并以“水”示鸭、以“火”示鸡，俗称“水火帮”。

解放以前，“水火帮”分子与国民党汪伪军政警宪特机关头目及流氓头子相勾结，气焰日益嚣张，杀人越货、抢劫、盗窃，无恶不作，活动地区遍及江浙两省长江、太湖流域各水系。解放初期，“水火帮”中又渗入国民党散兵游勇、逃亡地主等角色，也有的匪首还加入了敌特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乘我政权刚刚建立之际，又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9年7月，由刘德福率领20余名匪徒外出抢劫，路过昆山半泾村，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的乡长谢康同志打死并抢得短枪一支。

1950年4月，陈明望等匪徒，持短枪一支在青浦县塘冬乡劫得新船一条，并将在船上睡觉的李友年活活勒死后弃尸于附近的坟堆。

1950年5月17日，以王玉朝为首的一帮匪徒在上海附近纪王庙以东的苏州河内抢走一条船及所载的32只毛猪，并将猪商钱振坤、船户王三及其儿子、媳妇、孙子共5人打死，抛尸江中。

1952年，张根一帮匪徒在浙江海盐县拆毁要道桥梁两座，破坏我交通运输。

他们甚至还冒充我人民解放军进行抢劫。这帮无恶不作的匪

徒，在“镇反”和“水上民改”运动中，遭到了狠狠的打击，但从其组织上来说，“水火帮”并未彻底被摧毁。1953年后，他们又散而复聚，改抢为盗，继续与人民为敌。

于是，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再一次打响了消灭“水火帮”的战役。

前哨战

1954年1月10日，昆山县城玉山镇。

碎石铺就的西大街上，走来了大西门治保主任戴志明。在刺骨的寒风中，他的身板依然挺直，穿着一件灰色粗布做成的对襟棉袄，两眼射出机警的光芒。

戴志明见围坐在同福园茶馆门口桌旁的几个茶客面生，还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他那根警惕的神经便本能地绷紧了。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跨进店堂。

“喔哟，戴主任，今早日头从西边出来了，你也有空来喝茶。”

“天冷，喝杯茶暖暖身子。”

戴志明与熟人招呼着，拣一张桌子坐下来。一边喝着茶，一边仔细地打量起这几个人。这几人穿着打扮倒像船上的，可洗过脸后却还要搽粉，外头的衣裳破旧但里头的却很新。一个个问号在他的脑海中翻腾。

不一会儿，他见这几个人站起来，分成两伙，一伙向小西门合作社走去。戴志明毫不犹豫地跟上了另一伙，远远地看着他们上了停靠在大西门城河边的四只苏北式艚船。他连忙掉转身，一路小跑来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杨炳之一见，忙说：“老戴，我正要找你，西大街有一家的鸡被偷了。”

“会不会是他们干的？”

“他们是谁？”

戴志明随即将刚刚看到的可疑情形向杨炳之作了汇报。

“走，我们去看看。”杨炳之叫了几名纠察队员，与戴志明一起赶到了码

头。

见有民警过来，船上人七手八脚解缆准备开溜，但他们毕竟是晚了。杨炳之已经发话了：“哎，你们都上来，我们要检查。”

“同志，我们是到这里来寻生活的，我们有证明。”

为首的一个说着，一边很不情愿地停下手，上了码头，把证明递给了杨炳之。

“其他几个都上来。”杨炳之严厉地命令道，因为他已看出证明有假。

严厉的命令，如五雷轰顶，直惊得正上码头台阶的一个家伙腿一软，一个踉跄。幸亏戴志明眼明手快，拉了那家伙一把，否则就要掉进河里。拽着那家伙的破大衣，戴志明的手却再也不肯松了，大衣内赫然显露出沾着的鸡屎鸡毛。从船上，又查出布匹、新衣服、铜器、手表等物。他们正是“水火帮”中的一帮，内有王其宝、徐文彬、顾宋华等帮首骨干。

昆山县公安局当即组织干警对他们进行审问。

突破口就先从顾宋华身上找，此人解放前是泗阳县拥有近 700 亩土地、100 余间房屋的大地主，任过伪丹阳县政府秘书、国民党少校军官。这时他正紧闭着双眼靠墙坐着。顾宋华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莫说过去鱼肉百姓、组织还乡团搞反攻倒算这一段，就是逃来江南，纠合“水火帮”亡命之徒，私刻政府印戳，伪造证件，到处招摇撞骗，携带枪支打家劫舍，也是死罪一条。但严厉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犹如重锤般地砸碎了他顽抗的念头……

王其宝、徐文彬同样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前面低下了头。

僵持的局面，终于打开。

全线出击

根据公安部的指示，由江苏省公安厅牵头，以苏州专署公安处为主组建了彻底摧毁“水火帮”的作战指挥部，并与上海、浙江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协调作战步骤，加强情报交流。

1954 年 3 月 15 日在苏州召开了专案会议，摧毁“水火帮”的战役开始了。

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是苏州居民的生活习俗。因此，每天上午苏州茶馆的生意总是很好。今天也不例外，只是多了一些特殊身份的茶客而已，他们是苏州市公安局的便衣侦察员。前几天，他们根据昆山县公安局转来的线索材料和群众的检举揭发，迅速抓获了“水火帮”在苏州负责销赃和联络的郭双喜。据他供认，苏州市百货公司盗窃案主犯奚宝才等盗匪在此秘密碰头。所以今天他们带着郭双喜来此守候。

突然，郭双喜紧张起来。只见门口走进来几个人，他们左右寻找了一会儿，朝郭双喜走来。说时迟，那时快。侦察员们扑了上去。走在最后的那个一看情况不对，掉头就跑。待侦察员追出门时，那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此人正是奚宝才。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以后，奚宝才在常州被擒获。

1954年4月4日，吴江县公安局派员在铅锣镇开展水上颁发船牌、清理杂船工作时，发现三只以卖老姜为掩护的可疑船只，经过审查证实，逮捕了花三、花四等三名“水火帮”分子。根据内线举报，又抓获了张阿根帮帮首张阿根、潘学志。据查实，张阿根帮是已被我破获的匪特组织“中国忠义靖难集团军苏浙皖鄂指挥部”的残余分子，属该部“直属第二团”，张阿根为团长，潘学志为副团长，花三为大队长。

武进县公安局捕获了匪徒顾宝文。江阴县公安局获悉后，当即带回进一步审查。在我政策感召下，顾宝文立功赎罪，带领我公安人员横渡长江，指明匪巢，将逃匿回苏北的匪首杨生根、杨金度等捕获。

青浦县捕获陈明望帮，松江县捕获陈凤友帮，嘉定县捕获张德银帮并查获隐藏于“水火帮”盗匪集团中的反革命分子严家才，无锡市捕获朱三妈帮……一个个“水火帮”分子被抓获，一个个案件被破获。

摧毁“水火帮”的战役攻势向纵深推进，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

的冲击波。有人欢喜有人愁。徐文彬在无锡市的寓主胡阿二近日总感到眼皮直跳，饭吃不香，觉睡不好，虽然他把赃物藏了又藏，但他仍然心神不安。

当他被传到派出所，看到两个显然是外地模样的民警时，他知道徐文彬出事了。而那两个民警确实是昆山县公安局派来起赃的同志，他们胸有成竹，因为他们带来了徐文彬的亲笔信。当胡阿二看完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再抵赖是没有出路了，但是他还不甘心，他只承认有一块布。

当他从房门后拖出一只竹篓，拿出一段二丈长的布时，竹篓底另外一块布也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民警的眼前。欲擒故纵的猎手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而此时的胡阿二则想狠狠地抽几下自己的嘴巴子。他不得不爬进床肚，带着满身的灰尘，拖出了又一箱衣服和布匹。这批赃物超过了徐文彬原供的三倍。

在苏州、松江等地同样起出了大批赃物。

江苏主战场战果累累，浙江、上海的战役攻势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摧毁“水火帮”的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

昆山、太仓、江阴……各地先后召开宣判大会。在一阵阵激昂的口号声中，一批批“水火帮”首恶分子被押赴刑场。正义的枪声宣告了一个在江南作恶几十年的职业盗匪集团终于被摧毁，枪声也是1954年这场战役攻势胜利的鞭炮。

这场以江苏为主，涉及到江、浙、沪两省一市二十八个县协办摧毁“水火帮”盗匪集团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共挖出“水火帮”匪徒3610名，仅苏州、松江两专区即破获“水火帮”所作案件5457起。据不完全统计，缴获长短枪33支，刀45把，子弹895发及大批伪造的信函证件和赃物。

“水火帮”终于被我彻底摧毁。

埃及驻华大使馆劫案

剑 鸣

解放初期，刚刚被人民政权接管过来的国民党老巢南京，百废待兴，大批国民党溃逃后潜伏和滞留的间谍、武装匪特、地痞流氓不断地伺机捣乱，企图东山再起。1950年9月3日，前埃及王国驻华大使馆内发生了一起恶性抢劫案，给刚诞生的共和国带来了很不利的国际影响，组建不久的南京公安机关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

1950年9月3日深夜11时。

月光如水洒向大地，北平路（现北京西路）中段，五十九号的前埃及王国驻华大使馆那幢独门院的二层米黄色小洋楼，笼罩在一片宁静、安谧的气氛中。即将启程回国的代办阿巴提和夫人阿芙萝以及使馆的工人都早已进入了酣甜的梦乡。

街上空空荡荡的，路面上洒着树叶的斑驳和树干笔直的影子。月光是最公正的，把一切都映了出来，尽管他们不情愿地戴着口罩来遮掩，墙上还是出现了五个清晰的人影。

围墙不算太高，是竹篱笆的。两个人蹲了下去，一个穿灰衬衣的人和一个小个子分别踩着他们的肩头，下面的人站起来，把两人送到墙头。两人一纵身翻了进去。紧接着，墙外又送进去一个小个子。

竹篱笆的响动，惊醒了在门口传达室里的门房兼花匠黄启府。

他打了一个哈欠，睡眼惺忪地开门查看。然而，还没等他恍过神来，一条细长的麻绳已经左一道右一道地把他捆了个结实。黄启府顿时慌了神，正要张口喊叫，一团破布又塞进了他的口中。他被三人押着，战战兢兢地穿过花园，径直朝楼里跑去。

楼下一进门左首，是一个小房间，那是管事陈万钟的卧室。

“梆梆！”高个子敲了敲门。

“谁呀？”陈万钟翻了翻身，像是梦呓似地说了一声。

“送电报的。”高个子噙声噙气地从口罩里发出声音。

里面有人趿着拖鞋“踢达踢达”地走来。

门刚一开，只见高个子一个箭步上去用枪抵住陈万钟，威吓道：“别出声！”

灰衣人和矮个子也跟着蹿进来，用匕首对着他：“不老实就杀了你！”

高个子开口了：“告诉你们，我们是从台湾来的，你们不要声张，我们晓得你姓陈，是这里的管事，你姓黄，是花匠，女佣在哪个房间也晓得，我们只是想向外国人借点路费返回台湾。姓陈的，快说，保险箱放在什么地方？”

陈万钟吓得浑身发抖，“我，我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灰衣人一把揪住陈的领口，用刀紧紧抵住，“你还要不要命？”

“别，别……”陈万钟慌得连连眨巴眼睛，“我只是管……管外国人的饮食起居，他的什么保险箱，我……我确实不知道放……放在哪儿啊！”

高个子眼珠一转，又说：“那好，你去把外国人喊起来，就说埃及有急电来。”

陈万钟急了，“不，我不去，你杀了我，我也不去。”

矮个子碰了碰高个子：“大哥，别再跟他耽搁了，赶快抓紧时间干吧！”

“好。”高个子应道，又恶狠狠地说：“哼，回来再收拾你们。”

灰衣人从腰间解开绳子把陈万钟捆了起来，用东西将嘴塞住。

高个子对矮个子说：“你把他们带到顾妈房里，将他们看好。”他指的是大使馆里的那个四十出头的女佣人，又拉了拉灰衣人，“走，我们上！”

两人直向楼上冲去。

卧室的门没有上锁，他们轻轻地推开门。床上，阿巴提正在熟睡，发出均匀的鼾声。两人蹑手蹑脚地绕过床，只见在房间的西侧拐角，一只蓝色的保险箱在幽幽地发光。

高个子撞了撞灰衣人，掩抑不住内心的欣喜，就朝保险柜走去。然而，事不凑巧，黑暗中走在前面的高个子不留神，一迈脚碰翻了一个放在地上的小凳子。“咚”地一声，在寂静的深夜中显得格外清脆、响亮。

“谁？”阿巴提猛地被惊醒了，他一下子坐起来。

两个人夺门就往外逃。

“站住！”阿巴提大喊一声，跳下床来一把抓住高个子，“嘭”地一拳打过去。

“哇！”高个子捂住脸，叫起来。灰衣人返过身来，乘阿巴提不备，一挥胳膊，“嘭”地一拳，一下砸在阿巴提的颈子上。

两人慌忙夺路而逃。

“哪里跑！”阿巴提不顾疼痛，追到楼下。

高个子回头望了一下，掏出手枪，扣动扳机，枪没有响。阿巴提一把扯住他的前襟，他拼命往回挣，就是挣不脱。

正在楼下顾妈房间看押仆人的矮个子，听见搏斗声冲出门来，见同伴被缚，“嗖”地从腰间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啊——”他大叫着扑过来，对准阿巴提的胸口，连刺数刀，慌乱中，高个子手上也挨了一下。

阿巴提惨叫一声晕了过去。